

## 16 赴日觀採

「北京政變」後，又有幾位重要人物加入馮玉祥軍事集團。

曹浩森（一八八六一一九五二），字善繼，江西省都昌縣人，保定軍校第一期肄業，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早年隨李烈鈞參加討袁、護法之役，一九二四年任孫中山總侍衛官。孫在京逝世後，經李推薦到馮玉祥西北邊防督辦公署任參謀處長，旋升任參謀長；北伐期間任第二集團軍總參謀長。在西北軍時期的幾位總參謀長中，除鹿鍾麟外，曹與韓復榘關係最近。

辛亥灤州起義失敗，鄭金聲回山東老家隱居一段時間，後在曹錕第三師任中、下級軍官，參加直皖戰爭及第一次直奉戰爭，由騎兵團長提升為綏遠混成旅旅長。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鄭因過去在二十鎮的舊誼，加入國民一軍，擔任第三師師長。鄭與韓復榘有莫逆之交。

何其鞏（一八九九—一九五五），字克之，安徽省桐城縣人，早年在安徽江淮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沒畢業便到北京謀生，曾任中學教員、《正言報》記者，「北京政變」後參加國民一軍，從一名上士文書到國民聯軍總部秘書長，其間僅兩年時間。何學識淵博，文思敏捷，「西安事變」中，韓復榘、宋哲元聯名發表之著名「漾電」即由何起草。



奉軍京榆駐軍司令部副司令兼第六軍團長郭松齡

何身材高大，氣宇軒昂，頗有咄咄逼人之氣概，軍中袍澤戲稱之「帝國主義」。一次，何與石敬亭、簡又文等去澡堂沐浴、吃飯，其間相互嬉笑無忌，互道綽號小名。及畢，石搶著要結帳，不料侍者忙伸手阻止，說：「參謀長不要付帳，『帝國主義』已付過了。」（註一）

陳琢如（一八九〇—？），字璞章，浙江桐鄉人，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第二期步兵科畢業，與田鎮南、李藻麟為同期同科同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陳父為前清拔貢，在軍中為馮玉祥講孔孟之道，為馮所賞識，特准其在軍中留小辮，以示「尊老敬賢」。陳在張之江察哈爾都署任參謀長。五原誓師後，任馮玉祥之高級幕僚。中原大戰後，任宋哲元之高級顧問。陳琢如與劉驥是

（註一） 大華烈士：《西北東南風》，第九頁。

兒女親家（陳之次女嫁劉驥之子為妻）。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韓復榘在華陰會議上受到馮玉祥的人格侮辱，憤而對陳說：「陳參謀長（陳時任副參謀長），我身為代理河南省主席（韓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不是代理），當眾擱耳光，以後如何統帥士兵？如此我不能幹了！」兩天後，韓即發動震驚全國的「甘棠東進」。（註二）

王振聲（一九〇二—？），字志遠，直隸灤縣人，是韓復榘主魯時期省府財政廳長王向榮之胞弟。一九二五年加入國民一軍，任聯絡參謀；「五原誓師」後任總部參謀處參謀官；後被保送法國巴黎警官學校，一九三四年八月畢業回國，在韓復榘第三路軍總部任少將參議；一九四二年十月，任第三十三集團軍（孫連仲）第五十五軍（曹福林）副軍長。

根據一九二五年初段祺瑞為奉、馮兩系劃分的勢力範圍，胡景翼的國民二軍向河南進軍，在與直軍及憨玉琨軍兩次大戰後，終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取得了河南的地盤。四月十日，胡因疔瘡不

（註二） 陳森甫：《細說西北軍》，第四百七十三頁。

東京帝國飯店



治去世。二十四日，胡部師長岳維峻署理河南軍務督辦。

國民二軍在「北京政變」時僅有一師兵力，至胡景翼病故前，已發展到三師六團，岳維峻主事後，收編直軍田維勤、王為蔚、陳文釗等部，大肆擴軍，不到半年時間，國民二軍已擁有一一師十三混成旅十二獨立團，總兵力達二十萬人，遠遠超過馮玉祥的國民一軍。

一九二五年二月，孫岳被迫將保(定)大(名)地區讓給奉系李景林部，率國民三軍進入河南，就任河南省長兼豫陝甘剿匪總司令。國民三軍「北京政變」時僅一旅，是時已發展到四師三混成旅。然而一山難容二虎，區區一個河南省不可能養活兩支如此龐大的軍隊，馮玉祥和岳維峻力促孫岳就食陝西。七月中旬，國民三軍在國民二軍李雲龍協助下趕走陝督吳新田，八月二十九日就任陝西軍務督辦。

一九二五年八月末，段祺瑞在壓力下先後將山東、安徽、江蘇劃給了奉張，為搞平衡，又將陝西、甘肅分別送給孫岳和馮玉祥。

八月二十九日，段祺瑞任命馮玉祥督理甘肅軍務，任兼西北邊防督辦。馮立即派劉郁芬、蔣鴻遇率西北軍第二師入甘，十月九日抵達蘭州。十一月十三日，劉、蔣設計誘殺居心叵測之甘軍第一師師長李長清、旅長包玉祥及營長華連升，控制了甘肅局面。

事後，在蘭州民間流傳兩句純屬文字遊戲的順口溜：

「風吹梨花苞，雪壓楊柳梢。」

「風」指「馮（玉祥）」；「梨」指「李（長清）」；「花」指李部營長「華（連升）」；「苞」指「包（玉祥）」；「雪」指新任馮系甘肅省長「薛（篤弼）」；「楊」指被廢黜的原甘肅省長「楊（思）」。

### 甘肅督辦公署

甘肅軍務督辦 馮玉祥（劉郁芬代） 督辦公署參謀長 蔣鴻遇（後易楊耀東）

秘書長 葉蓉（後易吳瓊洲） 參謀處長 張壽齡

軍務處長 嚴開基（後易俞嘉培） 軍法處長 劉致軍（後易張丁陽）

軍需處長 朱幹青（後易張鴻烈） 軍醫處長 董季高（後易杜恩瑞）

交際處長 鄭道儒 副官長 張中和

### 省長公署

甘肅省長 薛篤弼（後由劉郁芬兼）

政務廳長 胡毓威 財政廳長 楊慕時

教育廳長 沙明遠（後易鄭道儒） 員警廳長 趙席聘

實業廳長 趙元貞 蘭山道尹 王楨

禁菸善後局長 朱幹青 菸酒公買局長 劉佐卿

至此，國民軍的勢力範圍除京畿及察哈爾、綏遠兩特區外，又擴展到豫、陝、甘三省，而且連成一片。

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大舉入關，收編大量直軍，總兵力達二十七萬人，陸、海、空軍俱全，成為全國最大一支武力，亟圖沿津浦線向東南發展。一九二五年初，奉軍以張宗昌為前鋒一路南下，克南京、取常州、奪無錫、下蘇州，終於一月底占領上海，並把矛頭轉向浙江，與浙督孫傳芳對峙。

在奉張壓力下，段祺瑞於四月二十二日委張宗昌督辦山東軍務。八月二十九日，委姜登選督辦安徽軍務；委楊宇霆督辦江蘇軍務。至此，奉軍已擁有八省地盤，勢力範圍從東北到東南連成一片，且多為沿海富庶之地。

奉軍在向東南發展的同時，還強烈要求進駐京畿，向西北軍施壓。西北軍高級將領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宋哲元、鄭金聲、韓復榘、門致中、劉汝明等在北苑舉行緊急會議，力主與奉軍一決雌雄。馮玉祥擔心因此促成奉張與吳佩孚的合作，而主張暫時讓步。五月十七日，馮決定讓出北苑、西苑和通州，但絕不退出南苑，目的是要保持與國民二、三軍的聯繫通道。從北苑、西苑撤出的西北軍分別開往察哈爾的豐鎮和張家口。二十七日，奉軍吳光新部進駐通州，韓復榘奉命率第一旅從通州撤出，回南苑軍營。

表面上，馮玉祥做出了屈辱性的讓步，但暗中卻在與奉張下一盤大棋：（一）與浙督孫傳芳聯絡，鼓動其利用奉軍戰線過長的弱點，進攻江蘇奉軍。（二）鼓動岳維峻的國民二軍由河南進攻山東張宗昌。（三）鼓動國民二、三軍聯合從李景林手中奪回直隸的「保大」地區，打通京漢線，把國民一、二、三軍連成一片。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韓復榘授陸軍少將銜。與韓同時陸軍少將銜之西北軍將領還有：熊斌（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總參議）、石友三（中央第八混成旅旅長）、陳毓耀（第二十二旅旅長）、王鎮淮（騎兵第二旅旅長）、張允榮（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副官長）、徐瀛（西北邊防督辦公署軍械處長）、張壽桐（西北邊防督辦公署軍學處長）、韓多峰（機關槍教導團團長）。是日，石敬亭（暫編第四混成旅旅長）、孫連仲（炮兵旅旅長）、劉汝明（警備第一旅旅長）授陸軍少將加中將銜。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日本武官松室孝良面晤馮玉祥，請西北軍派人參加以陸軍總長吳光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生，段祺瑞妻弟，段門「四大天王」之一）為首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赴日參觀日軍秋操，並訪問東京、仙台等地。馮決定派韓復榘、程希賢等前往。

中國軍事代表團主要成員由東北軍和西北軍軍官組成，奉軍首席代表為郭松齡，成員有高紀毅、劉翼飛等人；西北軍首席代表為韓復榘，成員有程希賢等。

十月二日，中秋節剛過，韓復榘偕程希賢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乘車到張家口，謁見馮玉祥並

請示機宜。馮囑韓等赴日參觀時應注意三事：一，表示中日互助。二，日本對中國有三派：其一謂中國非亡不可；其二謂中國雖不至於亡，但亦無甚希望；其三謂中國將來統一以後，前途發展頗難限量，汝等當與此派接近。三，言語當謹慎，如與基督徒談話時，則告以吾等所信者為捨己救人之基督教，絕非強盜式或買賣式之基督教也。（註三）

十月六日，中國軍事代表團啟程東渡扶桑。在東京下榻帝國飯店三樓。

一日深夜，韓復榘已睡下，猝然有人敲門。韓披衣起視，來訪之不速之客竟是奉軍首席代表郭松齡！（另有一說是，奉軍第十九旅旅長高紀毅代表郭松齡訪韓。）

郭松齡（一八八二—一九二五），字茂宸，遼寧奉天人，北京陸軍大學正則班第四期畢業（與西北軍參謀長劉驥、熊斌、國民三軍將領徐永昌同學），時任京榆駐軍司令部副司令兼第六軍團長。

「京榆駐軍司令部」設在天津，張學良為司令兼第三軍團長，其前身係由奉軍最精銳的第一、三兩軍組成的「第一、三聯軍司令部」，下轄六步兵師、一騎兵師、二炮兵旅、一工兵團，總計七萬五千人，奉軍六大軍團之精華悉入其中矣。

郭松齡當年任東三省講武堂戰術教官時，張學良受教為生，對郭甚為景仰；張畢業任衛隊旅旅長，郭任旅參謀長兼該旅二團團長，二人始結忘年之交（郭長張十九歲）。張常對人講：「郭

（註三）《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



松齡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齡。」

郭松齡身材偉岸，連鬚鬍鬚，雙目炯炯，不怒而威，人稱「郭鬼子」。郭思想激進，嫉惡如仇，志趣雄奇，豪氣干雲，是奉軍將領中出類拔萃者。但郭性格的另一面則是心胸狹窄，不能容物，驕橫跋扈，目無餘子，對張作霖麾下一班綠林出身的老將，如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自是不屑一顧，對日本士官出身的新派將領，如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等也是看不上眼，認為他們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郭松齡年初曾帶兵一團駐北京北郊黃寺，韓復榘見過他幾次，但無任何交往。韓見郭突然寅夜造訪，料其必有大事。

郭松齡對韓復榘說，他到東京後，有日本參謀本部一位重要官員來訪，問他此次來日本觀操，是否兼有代表張作霖將軍與日本國簽約的任務。來人見他一頭霧水，遂即告辭，悻悻而去。事後他覺得事出蹊蹺，細心打問，才獲悉張氏為攻打國民軍，擬同日本秘密簽約，從日本獲得一大批軍火。此項密約已在奉天談妥，張氏通知日方，簽字代表近日將抵達東京，恰巧他先到一步，引起誤會，現在張氏的代表于沖漢已到東京。講到這裡，郭忿忿地說：「連年軍閥混戰，爭城掠地，殺人盈野，國家元氣斷喪殆盡，老百姓無法生活，強鄰虎視眈眈，正在伺機而動。張作霖為了個人利益，不顧一切，出賣國家。這種割肉餵虎，引狼入室的幹法，無論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個軍人，不是個人的走狗！我不能昧著良心服從亂命。他若打國民軍，我就打他……」最後，

郭又鄭重請求韓嚴守秘密，並向馮玉祥轉達他願與國民軍合作的誠意。

韓復榘聽郭松齡一番慷慨陳辭，深感茲事體大，肅然道：「我對郭先生人格十分欽佩。我回去之後，一定將你的意思報告馮先生，再商量進一步的辦法。今天的談話，關係重大，我一定嚴守秘密，請你放心好了。」（註四）

郭松齡聯馮倒奉，究其原委，還在於奉軍內部的矛盾。

如同任何一個團體，奉軍內部也是幫派林立，其中主要有三大派。一是「元老派」，即當年隨張作霖一起受招安的綠林好漢，如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這些人思想陳腐，能力有限，在第一次直奉戰後，已從最高權力階層淡出。二是「士官派」，即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士官生，如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等。三是「陸大派」或「講武堂派」，即陸軍大學或東三省講武堂畢業生，如張學良、郭松齡、魏益三等。

「士官派」與「陸大派」皆屬於第一次直奉戰後崛起的「新派」，只不過前者是「洋」的，後者是「土」的；前者的精神領袖是楊宇霆，後者的精神領袖是張學良。「士官派」出道較早，地位較高，是既得利益者，意識形態上多屬於「保守派」；「陸大派」出道較晚，地位較低，「窮則思變」，意識形態上多屬於「革新派」。郭松齡思想激進，胸懷大志，力圖改造奉軍，有所作為。這是郭倒戈的遠因。

（註四） 吳錫祺：〈馮玉祥、郭松齡聯合反對張作霖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五輯，第一百七十頁。

第二次直奉戰後，李景林督直，張宗昌督魯，姜登選督皖，楊宇霆督蘇，唯獨沒有郭松齡的事，「士官派」總是占上風！郭對老師賞罰不公，忿忿不平。這是郭倒戈的近因。

十月二十四日，郭松齡被張作霖緊急電召回奉天，受命去天津部署軍事，準備對國民軍作戰。郭到天津不久，「一條蟲病」復發，入住義大利醫院治療。

此間，國內形勢又有很大變化。十月中旬，浙督孫傳芳組織「五省聯軍」向奉軍進攻。楊宇霆不敵而退出江蘇、安徽；河南的國民二軍分三路進攻山東；國民二軍一部組成北路軍，自鄭州北上，謀取保定、大名，馮玉祥的反奉大戰略似乎已初見成效。但是奉軍對駐京國民一軍的壓力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在京畿周圍集結四個師，步步緊逼。十一月初，韓復榘第一旅與通州奉軍發生武裝衝突，繼而奉、馮簽訂「和平公約」八條，雙方又趨緩和。馮命第一旅在參謀長李樹春率領下撤出南苑軍營，朝西北方向退至豐台，以示妥協。一〇月下旬，吳佩孚東山再起，在漢口查家墩組織「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所謂的「賊」，既指奉，又指馮。吳以寇英傑為主將，率一支人馬假道河南，沿京漢路北進。國民二軍岳維峻以「河南中立」為名，拒寇於武勝關以南。

韓復榘、程希賢等隨中國軍事代表團於十一月五日晨回到北京，未及回部隊，便直接乘火車去包頭（是時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已西遷至包頭），六日到達包頭鎮已是下午。晚八時半，韓、程等在東門外玉皇廟督辦公署謁見馮玉祥，「報告日本各兵種之分配及動作，並其團結之精神」。最後，眾人散去，韓單獨留下來，向馮報告郭松齡的事。

正在為奉軍步步緊逼而苦思對策的馮玉祥聽到這個消息，如同「天上掉餡餅」，激動之情可想而知，但又恐其中有詐。待韓向馮請示辦法時，馮謂：「這事情關係太大，不要輕率地亂做主張，最好請郭先生寫個親筆的什麼東西，派兩個親信的人送來，兩下從長商酌一下，方顯得鄭重其事。」

韓復榘、程希賢於八日返回北京，臨行前馮玉祥令其轉告鹿鍾麟，北京方面軍隊速退南口備戰。韓回到北京後再轉赴天津，直接去義大利醫院，當面向郭松齡轉達馮玉祥的意見。

十七日深夜，郭松齡在醫院召見其三弟郭大鳴及親信秘書李堅白，面授機宜，派他們前往包頭謁馮。十九日，郭、李二人持郭松齡親擬的密約條款，在馮玉祥駐津代表王乃模陪同下，前往包頭。

二十日，郭大鳴、李堅白在包頭謁見馮玉祥，出示郭松齡親擬的密約條款，凡四條，大意是：奉張若攻國民軍，郭即倒戈相向，攻打奉張；郭誠意贊助馮開發西北，所部番號改用「國民軍第四軍」或「東北國民軍」；事成後，郭率部出關，專事開發東北，不問關內事；擬將直隸、熱河劃歸李景林。馮贊成條款內容，只提出國民軍可在保大及京漢路駐紮軍隊並自由出入天津港，建議郭部改稱「東北國民軍」為宜。最後雙方達成協議，馮為甲方，郭為乙方，繕成密約兩份，馮簽字。雙方還約定以「母病癒，已出院」為發動之隱語。

郭方代表當天走後，馮玉祥命在北京參加「和平會議」的參謀長熊斌立即去天津會晤郭松齡。

馮令宋哲元率騎兵兩師開往多倫，以牽制熱河奉軍。

郭松齡二十二日在密約上簽字。當天張學良來醫院看望郭，出示老師召郭回奉天的電報。郭知道張作霖已見疑，決定提前發動，建議張學良「父政子繼」。張學良感覺事態嚴重，匆忙離開天津，返回關外。是晚，郭在馮玉祥代表熊斌陪同下前往直隸督署，與李景林會商發動事宜。原來李與郭在反奉問題上早已達成共識。

李景林，字芳辰，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步兵科畢業，與張鈞、高蔭槐、張培梅、李爽增為同期同學。早年在黑龍江省許蘭洲部任中下級軍官；一九一七年隨許投靠張作霖奉軍歷任旅長、師長；第二次直奉戰起，任奉軍第二軍軍長，與張宗昌軍並肩作戰於熱河，擊潰王懷慶毅軍，由冷口直趨灤州，占領天津，將「友軍」王承斌部繳械，一時名揚天下。張作霖對李雖有知遇之恩，但李畢竟不是奉軍嫡系，雖戰功顯赫，在「元老派」及「土官派」面前仍只能敬陪末座。李與郭松齡在許多問題上看法相同，立場一致，都抵制對國民軍用兵。

李景林軍在郭松齡軍的後方，而且十分強大，郭欲興兵北上討奉，必須拉李為盟友，以解後顧之憂；李軍同時又擋在國民軍前面，國民軍欲支援郭軍要通過李軍防地，馮玉祥也必須爭取李的合作，因此在與馮、郭簽訂的密約上特別有一條：將直隸、熱河劃歸李景林。

李景林是奉軍著名戰將，無論帶兵，還是打仗，皆可圈可點，其手中的軍隊也是久經陣戰之師。

郭松齡於二十三日赴灤州，通電全國，向奉張發難。郭將京榆駐軍改編為四個軍，向東北挺進，出山海關後所部正式命名「東北國民軍」。郭在灤州將軍中不願倒戈的將領扣押，送天津李景林處監管，將路過灤州的奉軍名將姜登選殺害。

二十五日，馮玉祥發表討奉檄文，歷數奉張罪惡，促其下野。馮同時部署軍事，為郭奧援：命張之江率所部兩旅自張家口進駐豐台、落袋一線，準備沿京奉路援郭；命宋哲元率部自多倫向熱河進發，以掩護郭松齡軍側翼。

三十日，奉系熱河都統闞朝璽電稱要自動撤回關外，歸奉屯田。宋哲元兵不血刃便進據承德。十二月七日，段祺瑞在馮玉祥授意下發表宋為熱河都統。

張作霖在奉天看到郭松齡的討奉通電，首先力謀對郭松齡進行安撫，先免黜楊宇霆職務，著派正在葫蘆島的張學良乘軍艦去秦皇島附近海面，擬與郭晤面，未果，乃回奉天。因郭揚言要打倒老帥，擁立少帥，張作霖怒不可遏，指著張學良的鼻子，喝道：「小牛子（張學良小名），你來幹，我讓給你就是了！」

由於奉軍主力盡在郭松齡手中，奉天方面一片驚慌，謠言繁興，人心浮動。張作霖調集多方援兵返奉，命張作相統兵往榆關、綏中，抵禦郭軍。山海關失守後，繼派張學良赴連山一線狙擊郭軍。

郭松齡發動後，國民軍在北京封鎖火車站和東交民巷，阻止執政府要員避匿，同時加緊對北

京及周邊地區的軍事控制。韓復榘第一旅重返南苑和通州。二十六日，鹿鍾麟逮捕段祺瑞的智囊曾毓雋，段極為不滿。十二月一日至三日，在馮授意下，執政府被迫部分改組。

郭松齡軍開始進展異常順利，連戰皆捷，其勢銳不可擋，十一月二十七日占山海關，十二月三日下興城，六日破錦州，十二日渡過大凌河，進據溝幫子，十九日過白旗堡，二十一日攻克新民府，即韓復榘當年從軍的地方。奉軍退守巨流河一線，與郭軍隔河對峙。

張作霖已經做好放棄奉天的準備，同時要求日軍出兵干預。日本方面在權衡利弊之後，終於改變原來的「中立」態度，十二月八日，對郭軍發出警告，九日，向南滿鐵路、奉天、營口增兵，阻礙郭軍行動。張亦從吉林、黑龍江調兵，孤注一擲，準備反攻。

二十一日，郭松齡下達總攻擊令，三次衝鋒未果。郭軍內部又發生分裂，軍心動搖，終被吳俊升率領的黑龍江騎兵衝散。郭見大勢已去，乃與其妻化裝逃走，於二十四日在遼中縣芬家屯被俘。張作霖命將郭解往奉天。楊宇霆恐節外生枝，命令將郭夫婦就地處決。郭從發動到兵敗身亡，恰好一個月。

就在同一天，十二月二十四日，韓復榘第一旅占領天津火車總站，標誌著歷時二十天的馮李之戰結束，天津落入國民軍手中。

郭松齡在韓復榘的心目中是個有血性的漢子。韓得知郭的死訊，傷感不已。

郭松齡倒戈是民國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影響深遠。奉張雖然最終在戰場上贏得了勝利，但其

實力也從顛峰狀態，逐漸式微。一九九一年，已是九十高齡的張學良在美國談及此事，依然「神氣、語氣沉重」。

吳佩孚在湖北得知郭松齡倒戈事，想起當初張作霖支持馮玉祥倒他的戈，得意地吟了兩句詩：「而今悟得迴圈理，斜倚闌幹亂點頭。」

郭松齡在關外失敗被殺，留守山海關的郭軍第五軍軍長魏益三接受馮玉祥冊封的國民第四軍番號，信誓旦旦要堅守灤河防線，繼續反奉到底。一個多月後，魏忽然不辭而別，把隊伍拉到保定，找孫岳去了，令馮玉祥大為惱火。再過一個多月，國民軍各部被迫向綏遠撤退，魏突然宣布取消國民第四軍番號，易名「正義軍」。又過三個月，魏又投靠吳佩孚，先後任「討賊聯軍」第四軍總司令、第三路軍總司令，掉轉槍口，攻打國民軍。次年二月，魏轉而效忠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軍軍長。

魏益三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炮科畢業生，與軍國民的李興中、王義元、金湯（方振武參謀長）是同期同科同連的同學。